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反右特刊第三輯

目 錄

同床異夢.....韓尙敏(2)

如此檢討.....張尙元(5)

考 驗.....羅大鑑(8)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7.12.

工人曲艺创作 演唱材料

反右特刊第三輯

目

錄

同床異夢.....韓尚敏(2)

如此檢討.....張尚元(5)

考 驗.....羅大鑑(8)

重慶市劳动人民文化宮工人業余曲藝學習班編印

1957.12.

同床異夢（金錢板荷叶）

寫作中級班甲組
（復興面粉廠工會） 韓 尚 敏

右派分子胡禮精，
不學無術假充萬事能。
生就一張猴兒臉，
身材好像“土行孫”。
笑里藏刀假謙遜，
說話莫得半句真。
裝腔作勢人人恨，
背地罵他是妖精。
他自己說一生做事全憑本領，
（白）真是憑本領嗎？——不！
靠的是有個姐姐嫁楊森，
靠裙帶做過大官和買辦，
靠裙帶弄到無數美鈔和黃金，
住洋房坐汽車享福不盡，
姨太太，前前後後搶來一大羣。
解放後，搖身一變跑到工廠當經理，
三反、五反，忘卻了政府寬大恩，
好比那魏延頭上有反骨，
毒蛇總是要咬人。
趁着共產黨號召把風整，
妖精妄想資產階級復辟坐朝廷。
四面八方把火放，
要向人民頭上動刀兵。

那曉得，工人階級不答應，
要与那右派分子堅決作鬥爭。
這一天妖精下了鬥爭會，
口頭認錯心中好似火一盆：
“別人斗我我不怪，
王香君她不該跟倒勾子打和聲，
你看人家夫妻多和順，
哪象我們一個一條心。
這幾年假裝積極我就看不慣，
共產黨說句話她攆鄧攆不贏。
五二年姨太太個個拉我到法院，
不到半年離了七次婚。
唉！年青貌美的一齊走干淨，
唯有這老婆娘偏偏不離婚。
捐了錢只當個托兒所主任，
虧得她干起來有精又有神。”
越思越想氣越大，
夾起尾巴回家門。
這時候香君早已回家轉，
正在想怎樣把妖精拉出資產階級的
濫泥坑。
“平常他說話就不對勁，
搬道理我又搬他不贏，
妇联叫我提高警惕性，

我以为他不过思想落后，万不料毛病这样深。

气来了我才把他斗几句，斗过后象打了孩子一样心又疼。”想到此忽听門环响，

开门一看原是妖精轉回程。

兩人相見默无語，

各人心中都有本难念的經。

隔一陣妖精忽然嘆口气，

惡声惡气喊声“王香君！

我問你为什么把我斗？”

香君說：“为的是帮助你早出陷人坑。”

“我問你究竟誰在支使你？”

“支使我的就是我良心！”

兩句話封住妖嘴难再問，

心里不住暗罵王香君。

不多一会一先一后上床睡，

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成了同床異夢人。

妖精夢見战犯楊森回重慶，

他又成了市長公館的座上宾。

田地房屋归原主，

收回工厂自己經營。

那一天正在家中坐，

轟隆隆天空傳來飛機声，

只見那飛機不高不矮停在樹枝上，

跳出来三寸多長一个紙人，

他說：“蔣总统派我来慰問，

为的是你反共有功应受助。”

随帶來花花綠綠一張委任令，

还有无数美鈔和黃金。

妖精一見双膝跪：

“但愿生为蔣家狗，死为蔣家魂。”

正說时又听汽車嘟嘟响，

汽車上鑽出了三个人。

兩個是楊森派来的小特务，

抓回了离了婚的爱妾柳迎芬。

迎芬哭得双目腫，

又吵又鬧又要把命拚。

一轉眼又听人声震，

進来了人民警察一大羣。

搜出了妖精的委任令，

兩支手槍押出門。

押到广场去公審，

首先斗争他的就是柳迎芬。

群众吼声如雷震，

猴兒腦壳不住往下傾。

法官当众来宣判：

叫他臉朝河对門。

只听“叭”的一槍响，

“哎哟！哎哟！”妖精不觉叫出了声。

不說妖精做妖夢，

回头再說王香君。

原来香君也在把夢做，

她夢見正在斗争会上斗妖精。

見妖精一时狡辯一时把錯認，

一时惨笑一时在耍橫，

妖精說：“我前卅年就讀過資本論，
馬列主義多少还有点平水，
生平看見右派我就恨，
做夢也不會反共反人民。
我同楊森早就斷了關係，
解放時未到台灣就是證明，
前一向雖然說過一些狂妄話，
不過是一時糊塗認識不清。
你們把好人當成坏人整，
我背上這個思想包袱可不輕。”
假哭一陣又發笑，
向着香君把眼楞：
我問你揭露我有何憑証？
共產黨實事求是也不會冤枉好人。”

香君聞言氣破胆：

“你的罪惡這些資料寫得清。
你妄想打共產黨的翻天印，
說什麼三反、五反冤枉了好人。
這是你與狐羣狗黨往來的密信，
有計劃，有綱領，任憑你渾身有口
訴不清。”

妖精聞言切齒恨，

舉拳便打王香君。

香君伸出右手忙阻擋，

“吧”的一掌正打着胡禮精。

這一掌驚醒了香君夢，

這一掌嚇掉了妖精夢里的魂。

一個正要理直氣壯來質問，

一個驚魂甫定冷汗淋。

香君問他為什麼夢中在喊叫，

妖精口中支吾不肯訴真情。

還是香君先開口，

先把夢境說與妖精听。

“我看你分明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若不然，為什麼嚇得失了聲，

常言道為人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心不驚。

莫要以為你見多識廣有學問，

世界上要算頭等聰明人，

幾個毛猴要跟人民爭天下，

單吐口水也會淹你万丈深。

楊姑爺泥巴堆齊頸頸，

他哪能再保你發財發富把官升；

蔣老头泥人過河自身都難保，

几根臭骨头只看哪天鑽進坟；

全世界資本主義末日盡，

你还扁尖了腦壳作什麼死忠臣！

好一個聰明的糊塗蛋，

睜起眼睛跳火坑。

擺着光明大道你不走，

何苦硬往死路行。

老夫老妻誰不望個好，

希望你快快繳械快投誠。

再不徹底交代把罪認，

我和你划清界綫各自奔前程。”

說得妖精無話應，

想起夢境心內驚。

右派分子趕快徹底交代把罪認，

草偈同床里夢人！

如此檢討（朗誦詩）

寫作中級班甲組
（人民銀行工會）

張尚元

有个右派分子，
当众交代問題。
慢吞慢吐上台，
恭恭敬敬行禮。
摘下老光眼鏡，
作好发言准备：

“主席、各位同志，
請問，我談啖子”？

看見羣眾不理，
連忙改變話題：

“根据上回意見，
我先补充几句：
那回上班來遲，
科長叫我登記，
当时我发脾气，
原因是这样的：
头晚小兒發燒，
一夜沒有休息。
我說工会主席，
有些官僚主义。
还有科內小李，
我說他假裝積極。
都是帮助整風，
沒有其他目的”。

× × ×
这样輕描淡寫，
說些雞毛蒜皮。
不到三五分鐘，
‘檢討’就做‘归一’。

× × ×
羣眾很不滿意，
紛紛举手駁斥：
“右派骨干分子，
誰是你的同志”？
“这是啖子檢討，
脫了褲子放屁”，
“你的陰謀詭計，
已經不是秘密，
組織反党集团，
为啖子只字不提”？
“东街有个老陈，
西街有个老李，
你們常在一起，
行动鬼鬼祟祟。
寫的啖子·反动詩？
搞些啖子·鬼把戲？”

× × ×
那个右派分子，

赶忙离座起立，
連說：“誤会！誤会！
各位不要生气。
怪我年老健忘，
真是罪該万死。
老李夫妇‘扯皮’，
我去劝說几句。
老陈閑来无事，
教我做詩填詞。
都是多年同事，
生活習慣相似，
見面喝点老酒，
酒后吹吹牛皮。
如果說有組織，
帽子我戴不起。
想来确是缺点，
有点自由主义。
至于做詩填詞，
不过文字游戲，
高兴信筆乱揮，
寫成也未留底。
呵！这里还有一首‘摸魚
兒’，（取詞箋一張交主席）
請看，是不是反动詩詞。（略
停，咳嗽）
还有，我虽当过旧銀行經理，
只会做生意放比期，
从来不問政治。
反对社会主义，
想都不敢想的！

早知要出岔子，
不該学做詩詞，
当初号召鳴放，
也該不言不語”。

× × ×

越說声音越低，
好象很受委屈。
突然揚起光头，
說声：“我要檢舉。
老李隱瞞歷史，
長期欺騙組織。
当过龍頭大爺，
肅反才交代的。
老陈贊成定息，
敬佩章乃器那个右派头子，
夸他是紅色資本家，
七君子里第一。
現在我才認識，
他兩個都是右派分子，
从此划清界限，
不認他們是同志！
感謝党和各位，
对我帮助教育，
我要改正缺点，
为党为国效力”
为了表示感激，
眼泪大滴大滴，
想学三國刘备，
用哭解決問題。

× × ×

羣众更加生气，
說他“太不老实”！
大家要求发言，
講理，揭发事实。

× × ×

有人举出証据：
“你就在拿‘定息’。
任你躺下装死，
任你哭哭啼啼，
做的骯髒事情，
永远不能隱蔽”！

× × ×

有人說：“不怕你会伪装，
党羽已經投降，
还在當場抵抗，
說什么‘鳴放不該开腔’”。

× × ×

有人在說“可惡！
决不讓你滑脫。
你交出了一首‘摸魚兒’，
为什么不要那七首‘清平
乐’？

你說你未留底稿，
偏偏我还記着：
你丑化党员形象：
‘道貌儼然象和尚，
羣众一見退避三丈’。
你污蔑老干部‘威風抖擻，
披起衣服来回走，
不是夸下海口，

老子今朝权在手，
革命独家經售’。
你說知識分子‘膏肓詔笑，
眉眼都在俏，
摸須捧帶皆要，
这也无非尊領導’。
你說積極分子‘含沙射影千条
計，
亂扣橡皮帽子，
企圖平步青雲，
插起野鷄翎子’。
你攻击三反五反肅反，
說是‘耳聞目見，
典型一連串。
不是佛爺是羅漢，
假的都当真的办’。
你攻击学习苏联，
‘專門’硬套生搬，
別人总是先進，
外國月亮才圓’。
你說鳴放是‘鉄樹开花，和風
細雨交加’，
你要趁此机会，
‘促成二豎搬家’。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羅隆基說的要‘平反’，
儲安平污蔑的‘党天下’，
你都广为宣傳。
睜起眼睛說瞎話，
甜葡萄硬說是酸。

你的目的很明顯，
就是想把黨推翻，
你想再當蹺脚老板，
騎在人民脖子上要几天”。

× × ×

“老实再告訴你，
莫要打錯主意，
象你这样‘檢討’，
十次，百次也过不去”！

× × ×

那个右派分子，
躍于羣众威力，
最后只得認罪，
愿意交代問題。

× × ×

交代就要徹底，
不要再耍花招，
再不革面洗心，
只有死路一条。

考 驗 (金錢板)

寫作初級班一組
(煤礦局工會)

羅大鑑

五月里太陽出山万条金錢，
照遍了大地象一座花園；
那山脚下昨天还是稻田一片，
轉瞬間青磚紅瓦鋼筋水泥堆成了几
座小山；
荒山里新修成了鐵路支綫，
一座座鉄塔架飛綫山山相連；
厂房外工人新村 一排一排擺成直
綫，
紅磚房夾綠蔭象画境一般。
賣兒賣女伤心的日子一去不返，
新社会的生活象紅甘蔗越吃越甜。
誰知道人民的幸福有人不滿，
趁整風他黑心腸想把天翻。
二月初天空中浮起了黑云一片，

一霎时烏烟瘴气遮滿了天。
妖魔鬼怪裝好人暗放毒箭，
魚兵蝦將兴風浪風砂漫天。
有的人直刮得头昏目眩，
有的人錯把妖怪当作神仙；
有的人老病根子还未剷断，
趁風浪干脆站在妖怪一边。
这時間对每个人真是考驗，
紙糊的麻雀兒就飛不上天。
三公司大鳴大放正在开展，
共青团員吳大海出差剛还。
一進走廊黑压压人一大片，
牆壁上貼滿了大字报墨迹未干。
人羣里有人議論有人默看，
有些人皺起眉毛也有人在喜欢。

有人說這些倒是好意見，

只是情緒有點激偏。

有個高個子說話最顯眼，

又比又划圈上了聽眾一圈。

他說的是：“黨內黨外我有同感，

積極分子亂汇报哄騙上邊，

公司里說民主差得太遠，

這回要槍斃幾個壞蛋黨員。”

大海聽說估起一對眼：

“啊！這家伙不是肅反被鬥的汪有山，”

吳大海邊擦汗一邊觀看，

越看越不對勁心頭直翻，

這那象幫助黨在提意見，

忍不住一肚子悶氣車身一鑽，

進宿舍一頭倒在枕頭上面，

一閉眼過去的事兒浮在眼前：

四六年讀完小學就落難，

碰破腦壳好容易才當上僮官；

講民主有的是低聲下賤，

說自由也少不了是挨打坐監，

有了黨民主自由剛剛實現，

這般人難道是少了心肝？

腦筋里盡翻騰前思後算，

心忿恨忙下床一把手將燈拉燃。

想提筆寫一張大字報和他論戰，

苦的是茶壺嘴倒不出湯元，

捏緊筆兩眼盯住天花板，

寫了上句又沒下句心頭作難。

這件事他會找人交換意見，

反惹來議論紛紛叫人心煩。

有人說：“影響了鳴放就是把政策違犯。”

有人說：“你何必小題大做空把心耽！”

也有人支持大海大胆地干，

是對的就不怕把話亮穿。

這時報上還無有反右派的文章出現，

這場合要堅持真理有些作難！

好大海又仔細到牆頭看過几遍，

前後細想他早有成竹在胸間：

黨的利益難道能當小事情看？

百家爭鳴我也有發言權！

他心頭恨願不得滿頭大汗，

定要把反駁的意見貼上牆端。

吳大海連夜正把大字報趕，

那右派分子更猖狂象瘋狗一般。

行政科質科長投敵叛變，

暗支持操縱鳴放當了內奸，

只准誇大說黑暗不許談優點，

耍手段陰謀組成了“主席團”。

大會上謾罵“黨員是壞蛋”。

要平反給被鬥的老虎來“伸冤”。

叫黨支部書記站起來拿話來說，

真是歪風邪氣占上風氣焰熏天。

這時場角忽有人猛地一站，

呵，是大海怒氣滿面起來發言：

“你們這是幫助黨在提意見？”

稍沉默几百雙眼睛集中他象釘住一

般！

他走兩步压住了怒火臉朝前面，

“你們是反对党想挑撥离間！”

真理的話句对敌人就象子彈，
右派們一个个面面相覷狼狽不堪。

緊接着第一声号角响在前面，

反击的大字报貼出牆边。

这大字报象利劍將敌我分断，
又象是分水嶺迄立在激流中間。

从此后反駁的言論漸漸出現，

不少人才清醒站住脚尖，
被拉攏的人对右派开始冷淡，

汪有山瘋狂的气焰矮了丈三。

右派分子对大海气破了胆，

眼中釘不拔掉怎能心甘！

发动斗争开大会要把威風顯，

右派集团象瘋狗咬人一般，

这个喊：“阻撓鳴放是有意把政策
違犯”，

那个叫：“要領導澄清問題把石头
搬”。

更有人撈衣挽袖拉拉扯扯要送法
院，

吳大海一时孤立真象是船兒擱上了
灘。

好大海边应战边在盤算：

难道說我錯了你們占先？

他又气又急滿头大汗，

牙一咬：“你殺了我也不跟你站在
一边！”

二把手們正拉扯要行蠻干，
汪有山忙使眼色假來轉弯，
原来是做賊的人心虛得点，
他早看見会場內有些人在咬緊了牙
关。

搞一下顯顯威風面子好看，
真是搞大不就把底子揭穿！

这时候真是天昏日头暗，
邪气抬头压正气黑云遮天，

这几夜吳大海那能合眼，
从二更到鷄叫直把身翻，

一閉眼忽又到会場里面，
手在指嘴在喊心象火燃，

猛驚醒睜开眼睛漆黑一片，
坐起来腦壳里直打漩流。

这伙人明明在搞鬼板眼，
却为啄羣众又不和我站在一边？

前后思左右想心如麻乱，
哎，特别是党为啄要这样放寬？

提到党猛想起大事一件，
我为啄不去找王書記擺談一翻！

一頓脚心里就象松了一半，
天剛亮他一气跑到支書房間。

王書記才起床剛洗过臉，
見大海忙招呼急忙又把凳子端，

帶笑說：“這兩天正要找你把話
談，

你的大字报很得力立場站得端。”

吳大海兩眼緊盯着書記的臉。

書記的話象暖流流过心間。

“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并不危險，
最危險是不清醒把脚跟站偏！”
他开抽屉拿出了一迭稿件，
說：“这些人都緊跟党站在一边。”
最后囑咐他要團結多数不要單干，
羣众的眼睛定会將事情看穿。
大海听罢心一亮愕着一双眼，
这一下才好象夜航輪看見了灯塔
一般。

走出門工地的景色分外耀眼，
伸伸腰早上的空气也格外新鮮。
从此后他更坚决放大了胆，
身上的力量一下子象担得起山。
那怕你右派瘋狂到頂点，
任随你諷刺謾罵多么尖酸，
再不会睡不着觉来吃不下飯，
光着急滿身的汗水洩不干。
这一回他冷靜地沉着应战，
句句話都打中右派分子的心肝，
常言道烏云遮不住太陽的面，
人民日报社論象春雷震天，
妖魔鬼怪被震得原形畢現，
羣众象撥开云雾見了青天！
一个个搶着報紙看了又看，

憤怒的火焰燃燒在胸前，
緊接着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
反击的大字报貼滿了欄杆，
也有人象惡夢醒驚出身冷汗，
差一点失了足跌下深淵！
大海这时象弓箭把弦上滿，
只感到渾身的精力使不完。
保衛党的口号象雷鳴已喊成一片，
社会主义旗帜高举在隊伍前边。
那親切的同志的目光包含着嘉勉，
第一次战斗的喜悦激动心弦！
党領導斗争推向了縱深发展，
人民的力量象海濤壯闊无边。
汪有山集团見大勢去难以回轉，
还企圖拉攏人想蒙混过关。
清醒了的羣众揭底子就象丢炸彈，
憤怒的拳头指向了右派們的鼻子尖。

想轉身背后又响起喊声一片，
四周的拳头就象是鉄牆一般。
碰破头直吓得心驚胆顫，
山窮水尽无路走举手就歼。
歷史的車輪永远是推向前轉，
雨打过后的百合花顏色更鮮！

